



## 车王府藏曲本中汉译满语词特征研究\*

王美雨 李 鹏

【提 要】清车王府藏曲本中有大量的汉译满语词，它们在词义及语用等方面特征鲜明，是曲本作者建立起文本内容与受众审美情趣之间联系的纽带。曲本中汉译满语词体现为与同义汉语词连用、与汉语方言词融为一体、有些难以辨认及可通过上下文推知词义等特征，对其作类型化研究，可拓展曲本汉译满语词的研究，揭示其在满语发展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清代 车王府藏曲本 汉译满语词 语用特征

通常意义上的车王府藏曲本（以下简称“曲本”）指的是清代车灯巴咱尔王府收藏的曲本，曲本中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汉译满语词，有时还会成段使用汉译后的满语，它们在词义及语用等方面特征鲜明。但截至目前，由于曲本数量庞大，且全为影印本，因此有系统研究曲本语言的成果较少，学界更是较少关注曲本中的汉译满语词，已有成果也仅是涉及到了曲本某类体裁中的汉译满语词，如笔者针对子弟书中满语词作出的系列研究。子弟书中满语词数量固然多，但远不能涵盖或代表曲本满语词的内容或特点。基于此，本文依托首都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清车王府藏曲本》（全印本）（2001），搜集整理出曲本中所有的满语词，从语用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为曲本满语词的研究抛砖引玉，以期既促进曲本满语词的研究，也能对清代满语词的研究有所助益，同时引发学界对曲本语言价值的重视。

交际中，任何词语想要发挥其担负的交际任务，都需要以切合语境的形式存在。对作者而言，

想要作品承载起自己拟表达且为受众所理解、接受的内容与思想，至少在遣词造句方面要符合当时社会的大语言规则及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有些曲本作者选择在汉语中夹杂使用汉译满语词的做法即应当时社会语境而存在。在提及“小说话语”的时候，巴赫金（1998：85）指出：“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话语同自己所讲对象相对而处的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在话语和所讲对象之间，在话语和讲话个人之间，有一个常常难以穿越的稠密地带。活生生的话语要在修辞上获得个性化，最后成型，只能是在同上述这一特殊地带相互积极作用的过程中实现。”曲本作者穿越“稠密地带”，建立起文本内容与受众审美情趣之间联系的纽带正是其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在作品中合适的位置用合适的汉译满语词，既能给受众一种新鲜的语言体验感，又能让受众中的满洲人充满自豪及意会的感念，这也正是本文从语用角度考察曲本中汉语满语词的原因。

### 一、汉译满语词与同义汉语词连用

同义词连用是人们提升表情达意力度及交际质量的手段之一，曲本中诸多作者也充分使用了这一手法。与同义词连用的常规方式不同，曲本作者是将汉译满语词与同义的汉语词连用，这种方式，同时满足了不同民族受众在话语体验上的新奇感。

#### （一）档子与档案连用

（1）今晚无事，不免在灯下将档案档子观看观看，若有人口多的，好叫他懒口子，好得一两五钱养育兵的钱粮。（14.79<sup>①</sup>）

按：“档子”（dangse）为汉译满语词，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车王府曲本语言研究”（项目编号：2018VJX063）阶段性研究成果。



其同义词“档案”连用。

## (二) 噶牛与古怪连用

(2) 那个说, 你别窃咧, 这火眼金睛兽凡间没有, 非离了仙山胜境才有这些个噶牛古怪的东西呢! (30.93)

按: “噶牛”(ganio)为汉译满语词, 与其同义词“古怪”连用。

同义的汉译满语词与汉语词的连用, 不仅能满足受众的新奇感, 还能提升语言的表现力度, 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交际中人们常用的一种表义手法, 因此以上词的连用, 并不是作者的一时兴起, 而是其精心构建的产物。

## 二、汉语满语词与汉语方言词融为一体

就目前实际情况看, 东北方言、北京方言、天津方言, 甚至笔者所在的临沂方言区中都有很多源自满语的词, 这些词由于在相关方言区使用较为频繁, 已经与该方言区的词语融为一体, 故除具有民族语言特征的部分词语外, 很多难以判定其是否源自满语。

早在清代时就已出现有些词语满汉不分的情况, 如奕赓(1994: 178)在《佳梦轩丛著·括谈》中提及当时人语言特点的时候, 指出他们“常谈之语有以蛮清汉兼用者, 谈者不觉, 听者不知, 亦时习也。如俗以不甚修饰者为懒散, 不知懒散清语也, 汉语即邈邈。又如事之不常见者及人之性左者, 俱曰噶钮, 不知噶钮清语也, 汉语即怪也。又如俗言‘咕喱’的一声, 不知咕喱清语也, 汉语即大声响耳。又如俗以戏言之峻者曰岳伯, 不知岳伯清语也, 汉语即戏谑耳。又如袍服之空杭, 清语也, 汉语即马蹄袖。食物中之乌他, 清语也, 汉语为奶糕。温谱, 清语也, 汉语为山里红及山楂也。今以蜜钱者必曰温普搭拉, 清语也, 汉语曰酪。今以酪入锅炒干曰塔拉乌义, 清语也, 汉语即猪之围骨, 俗名后座子。其余呼下处为蹋潭, 呼侍卫为辖呼, 长者赐食为克食, 不可枚举。”奕赓的论述及曲本中汉译满语词在今天的存世情况表明, 一旦当两种语言或多种语言有交集时, 处于交集需求及潜意识中对我民族文化输出的本能反应, 它们之间就会有语言本体各个要素的不同程度的输出与借用。

由于人类的思维存有共性, 即便是两种语言没有出现像满汉语言这种全面接触、融合的现象, 也会有一些发音类似所指相同的词语存在, 如汉语中的“妈妈”与法语中的“maman”、俄语为“mama”、斯拉维尼亚语为“mama”, 等等。这种不同语系中“妈妈”发音类似的现象表明, 在人类诞生的初始阶段, 具备共同的发音系统特征, 生理机制决定其初始发音只能从最简单的音节开始。而除特殊情况外, 母亲基本上都是婴儿的第一个语言教师, 故婴儿学习语言的起始点基本上都从表示“妈妈”的音节开始。至于其发音基本上都是“mama”, 正如上文所言, 只能说明不管各种语言有多么不同, 其辖区内人的最初语音生理机制与其他语言辖区内人的最初语音生理机制一样, 只是后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进入了不同语言机制, 其语音器官与语言的社会属性相联系, 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音机制。

满汉两种语言的接触不是短时的, 而是几百年的互相接触, 由此就出现了满语作为弱势一方虽渐衰, 但其所特有的一些词语无法人为控制地进入到了汉语尤其是方言中的现象。这些词语如若不是精通满语或对满语史料有深入了解, 极难辨认。基于此, 确定这种已经融入汉语方言的汉译满语词时, 笔者主要参照各种相关文献中的论述。曲本中与汉语方言词融为一体的汉译满语词部分成员如下:

### (一) 胳膊(咯吱)

(3) 方纔本是相戏耍, 你就心多认了实。任凭打骂不出去, 出嫁从夫奴狠知。说罢上前相咯吱。(16.90)

### (4) 胳膊胳膊中不中? 胳膊胳膊。(16.166)

按: 第一例中的“咯吱”为訛字, 其正确写法为第二例中的“胳膊”。据爱新觉罗·瀛生(1994)考察, “胳膊”作为动词、汉义为“抓挠别人腋窝使之发痒”时, 音译自“gejiheš'embi”, 北京话读作“gé zhi”。《汉语大词典》只是指出“胳膊”是方言词, 并举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中的用例, 没有提及是否是满语词。

### (二) 耷拉

(5) 你只小子, 鼻上耷拉着两股子浓带,





你不去放牛，望着我，你笑的是什么呢？（15.497）

（6）见一个妇女穿重孝，两眼垂泪皱双眉。一条麻绳拴脖项，舌头搭拉往下垂，不住万福深深拜。（27.154）

按：“耷拉”为“下垂”之义，爱新觉罗·瀛生（1994：242）认为音译自“dalajambi”，并指出“dalajambi”为“口语词，清代词典中不见得有它，但口语中常用。这个词也为现在新疆的察布查尔锡伯语所继承”。实际上，汉语中早就有与之同音同义的“搭刺”一词，元曲中就常用，例乔吉《两世姻缘》第一折：“便似那披荷叶，搭刺着个褐袖肩。”又写作“搭拉”，表“下垂”义时，曲本中常用，例“身穿道袍是豆青，腰中系黄绒丝带搭拉着穗，水袜云鞋足下登。”“庞涓一闻众军卒所报之言，只吓的屁滚尿流、屎溺长淌，嘴里的舌头搭拉着有六寸多长，刚刚缩回去。”再观“耷”，其汉义为“大耳朵”，始见于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耷”“拉”连用，表“下垂”貌，《汉语大词典》所举书证出自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村歌上篇》：“高粱叶子，下边几个已经黄了，上边几个一见太阳，就耷拉下来。”又，赵杰（1996：145）指出：“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以他本人精通女真、蒙古、汉人三种语言，兼通蒙古、汉文两种文字的有利条件，领导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了满文”。精通三种语言的努尔哈赤创制满文时，必定会吸收它们中的某些元素，由此就使得有些词语如“耷拉”“巴图鲁”看似是从满语音译而来，实则是努尔哈赤从汉语或蒙语中借用而来。由此带来的命题是考查一个词语的源出时，应从哪个历史阶段出发界定它的源出。鉴于清代中后期，满语已基本融入汉语且其距离现代最近的原则，在处理“耷拉”一类词语时，此处姑且认同爱新觉罗·瀛生的观点，将它们认定为源出满语。

### 三、有些汉译满语词难以辨认

受作者用字影响，曲本中有很多满语词难以确定其意义，王美雨（2015）指出除常规性的汉译满语词外，子弟书中的满语词还有“意义存在争议、据文证义、其义完全不现”的三类，从整

体视角看，这也是曲本中汉译满语词的主要特征。

清代北京的语言较为复杂，夏仁虎（1986：44）在《旧京琐记》中指出：“京师人海，各方人士杂处，其间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亦间搀入满、蒙语，如看曰‘把’，靠役曰‘苏拉’，官曰‘章京’读如音，主管曰‘侷兰’，大皆沿用满语，习久乃常用之。又有所谓回宗语、切口语者，市井及倡优往往用之，以避他人间觉。庚子后则往往掺入一二欧语、日语，资为谐笑而已，士夫京语有最雅者，如曰‘可一街’‘可一院’，即满街、满院之义也。”清代北京语言的这种复杂性，决定处于其中的曲本诸多作者的语言也带有这种特色，因此曲本中，无论是语言本体方面的内容，还是语用等方面的内容，都是较为复杂且生动的，这也是可以从各个角度对曲本语言进行研究的原因。同时，夏仁虎这段话中所提及的满语词的用字如“侷兰”中“侷”也说明这种形式的汉译满语词由于用字较为自由，有时就成为难以辨认满语词的一个重要原因。

曲本为抄本，由于当时没有严格正字法，作者在用字方面较为随意，导致曲本中有大量的俗体字、异体字、古今字及讹字等多种文字现象，反映在汉译满语词方面，就是受发音不准及用字等影响，曲本中有很多汉译满语词难以判定其具体内容。除上文提及的汉译满语词外，还有以下例中的“阿华阿罗黑”“衣溜加喇讲着铁里”“会别溜秃律打”“索勒因得”“射日勒掺亦赤孤”“巴什中”“硕罕”“河呼拉”等，其在曲本中的例证分别如下：

（7）（都白）通师，吩咐拔什库，明日传齐八旗大兵进关。（通应）阿华阿罗黑。（14.86）

（8）小番儿会（念）衣溜加喇讲着铁里，（唱）小番儿会别溜秃律打的山丹。（14.93）

（9）小番儿会啣啣加喇的讲着铁哩，小番儿会别流秃律打的山丹。（14.107）

（10）募化砖瓦，修桥补路的功德。我弥陀佛，我弥陀佛。索勒因得，索勒因得。（14.247）

（11）慢踌躇，追几急发乌孙度，射日勒掺亦赤孤。（14.346）



(12)几个彩女齐迎接,看见王妃道巴什中。  
(15.484)

(13) 硕罕车骡儿仙桥拜褥,报捷盥洗香垫神亭。(55.230)

(14) 空轿班如同一字长蛇阵,等河呼拉过去方上能行。(55.232)

#### 四、有些汉译满语词可因文推知大体义

从曲本中汉译满语词出现的上下文语境可看出,除个别篇章如《请清兵全串贯》中大篇幅都是汉译满语词外,其他汉译满语词都是夹杂在汉语词中,作为音译词,除人们耳熟能详的“阿玛”“阿哥”“格格”等词语外,有很多汉译满语词由于使用者采纳的汉字表音不准,且该词使用频率较低,由此就出现了很多汉译满语词难以得到明确释义的现象。

##### (一) 绰海呢呀吗裸何托起

(15) (吴白)念三桂为君父报仇雪耻,焉敢不从?情愿钻刀设誓。(通白)他情愿钻刀设誓。(都统白)绰海呢呀吗裸何托起。(通白)摆开刀门。(吴白)阿呀,苍天,苍天,我吴三桂呵,(唱)今朝有日月当空照,从今有异念,天昭报。(钻刀介)(14.85)

按:根据上下文语境,吴三桂及其手下并不懂满语,因此需要翻译,所以是“都统”说满语,“通”翻译成汉语,据此“绰海呢呀吗裸何托起”汉义为“摆开刀门”之义。这种考核词义的方式为据文证义,其缺点之处在于精确性相对较差,无法像辞书给出的定义那么精准,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其意义的问题,同时,也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

##### (二) 差罅密

(16) (众见笑)将军,你心合俺主似漆投胶,褒封你不小。进朝谢恩湏及早,进朝谢恩湏及早。(都白)者,阿哥西特三音。(通白)请坐。(吴白)有坐。(都白)差罅密。(卒应。通白)请茶。(14.85)

按:“者”即“瞧”,音译自“je”;“阿哥”汉义为“对男子的尊称”,音译自“age”,“西”汉义为“你”,音译自“si”,“特”即“坐”,音译自“techembi”,“三音”汉义为“好”,

音译自“sain”,所以“阿哥西特三音”汉义为“阿哥,请坐。”与“阿哥西特三音”相比,“差罅密”则难以判定。笔者判定它的方式是根据《请清兵全串贯》的行文特点及上下文文意,据此,其汉义为“请喝茶”,音译自满语“cai omiki”。前后对比,可发现作者的翻译的确不准。

##### (三) 枯啦库

(17) 据我们看来,翠姑娘乃搃枯啦库的头行人呢,你们求得他点了头,便才能一天云雾化为无有。(22.221)

按:本段文字出自鼓词《增补文武二度梅十三》,其意为众人劝说翠环冒充小姐去见国主,劝说中重点强调翠环的美貌,此句话后文为:“小翠环,慌忙启齿便开言,说中国,尊卑贵贱名分最要紧,谁敢践越不法不端?而况且,我家的小姐何等的美貌!诚所谓,黄金的声价白玉的容颜。似我这,蒲柳之姿粗俗之辈,见国主,无的叫你等把罪名儿耽。画虎不成反类犬,被人议论当作咲谈。”(22.221)而众人的回答却是:“翠姑娘的容颜真称得起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过比姑娘微次一二。而今没了比较,就让姑娘是第一美貌了。”(22.221)因此“枯啦库”当为“美人、美女”之义。

##### (四) 刻福

(18) 细看姑娘应好武,若是男必然也是个刻福。(55.101)

按:“刻福”满语义为“大披箭”,音译自“keifu”,根据文意,此处似用其代指“能征善战的人”。

##### (五) 阿积

(19) 老爷在太太跟前夸了个狠满,老祖宗摇头撼脑笑嘻嘻,说:“爱那哈赶的上姐姐罢?”老爷说:“只怕女孩儿未必呢,阿积哨见才知道。小女儿寔在有出息,不然画儿样的孩子我如何肯?”太太说:“左是你的丫头,我横竖不题。”(55.104)

按:据笔者所能查阅有关资料,未见有关“阿积”的用法。根据上下文推测,此处当时说话者“老爷”对听话者“太太”的称呼,它与“老祖宗”所指一致。说话者对“小女儿”作出了极高





的评价，并且认为自己的女儿比不上，至于听话者“太太”是否认同，需要她自己亲自见到“小么儿”才能做出评价。

(六) 厄吃各

(20) 你的那一担儿挑是当今的国手，他来看我说：“厄吃各不是痰火。”下的是开胃和中与咱清解，打昨日身子活动，这也是仗着神伙。(55.145)

(21) 这方才赶散了闲人来上轿，诸人不对厄吃各抱起了佳人。轻轻的放他坐好吩咐且慢，轿帘儿放下轿子才离了埃尘。(55.151)

(22) 不多时下好端来把铜盆合放，请二爷双双享用就馋坏了亲人。侄儿说：“厄吃各少吃，休忘了我。”兄弟说：“阿哥你留点，我也尝新。”(55.152)

按：“厄吃各”汉义为“肯定”，音译自“ochi”。“厄吃各”需要用在主语后，但受韵文影响，以上三例都省略了主语。据笔者整理，曲本中仅有《鸳鸯扣》中有此用法，即以上三例。

另外，曲本中汉译满语词还有儿化的现象，如：

(23) 格格儿，你可别拿着合我的那一铤子性儿合人家闹。(11.133)

(24) 啊，叫你呢，格格儿你还捏着呢？(13.330)

按：“格格”在清代最初专指“皇族的女儿”，后泛指“小姐”，音译自“gege”。此处儿化，体现了北京方言常用儿化词的特点。

五、结语

据上，在满汉民族语言大融合的历史趋势下，即便有官方的强制措施，官员们的满语水平也不容乐观，如奕赓(1994: 145)指出：“道光十五年考试满蒙侍郎以下、五品京堂以上清文，

钦定题目，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其宿学之人，尚能繙译者不过十之三四。竟有不识清书己名，持以问人者，寔不能落笔，以白卷书汉字衔名而进。上亦无如何也，降严谕申饬而已。”这种事实表明，即便是当时的人对一些汉译满语词也不了解，因此，本文从语用角度对曲本中汉译满语词所作的归纳分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曲本内容的了解，并为相关研究提供语料，但由于笔者并不熟悉满语，因此研究出难免有所纰漏，期待方家指正。

注释

①本文例证全部出自首都图书馆编辑的《清车王府藏曲本》(全印本)，每个例证后的第一个数字为册数，第二个数字为页数，如“14.79”指代“第14册第79页”。

参考文献

爱新觉罗·瀛生 1994 《北京土话中的满语》，北京燕山出版社。

巴赫金 1998 《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罗竹风 2008 《汉语大词典》(第6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史玄、夏仁虎、阙名 1986 《旧京遗事·旧京琐记·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

首都图书馆编辑 2001 《清车王府藏曲本》(全印本)，学苑出版社。

孙犁 2018 《白洋淀纪事》，团结出版社。

王美雨 2015 《车王府藏子弟书方言词语及满语词研究》，九州出版社。

奕赓著，雷大受校点 1994 《佳梦轩丛著》，北京古籍出版社。

赵杰 1996 《满洲话与北京话》，辽宁民族出版社。

(通信地址：276000 临沂大学文学院)